遇见神头

●李秀兰

银色的流波荡漾，金色的光芒笼罩，宛如一盏盏流动的酒盅从水面上努力向上托举，由一到百。神头泉飞花溅玉般浮动在神头海上，神头海则承载着光怪陆离的千年神话传说横卧在朔方大地的怀抱，亦静亦动，任凭万丈光芒照耀。

春风料峭，初见神头海，一眼涌泉在冰封中涌动，顺着湖面苏醒的涟漪，一路追随，我读懂了少年尉迟恭的倔强。岸上已然杨柳婆娑，我仿佛看到尉迟恭驾驭那匹“海马”在金龙池凌空踏浪，飞身起跃，伸出巨臂，将海马的脖子死死抱住。任凭海马前腿蹬，后腿踢，鬃毛高竖，疯狂挣扎。尉迟恭则紧抱马脖，把马头按倒，揪住马鬃，飞身上马，双腿夹紧马腹，困住那发疯的海兽，三缠大柳树绕成麻花。尉迟恭从此出神海，闯雁门、助李唐，成就门神的威名。

浅夏入怀，再见神头，恰逢神头端午盛会，相传北魏时期，拓跋公主在神头山分娩三大王，于坚硬岩石上留下臀印、手印等遗迹。当地民众为纪念神女，于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前往神头山拜谒遗迹，逐渐形成庙会以端午驱疫习俗为主，每家每户采艾草清洗、蒸苦豆豆香草缝绌绌，贴红公鸡剪纸以辟五毒。后随南北文化融合，效仿纪念屈原之俗，以晋北黄糕代替“粽子”祭品。随着祭祀活动常态化，民众在遗迹旁祈福，神头庙会也成为附近盛大的集市交流活动。

神山秀水出灵韵，神头的婆婆媳妇们借着这股子灵气个个好手艺，端午剪五毒公鸡、缝香包年年必须。剪纸和女红又是我的强项，记得那年端午我带着剪纸公鸡和老妈传下来缝绌绌的老手艺加入神头赶庙会的行列，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我的摊前朔州地区特有的苦豆豆香味引来无数爱好者围观，朔州电视台抓住镜头把非遗民俗节目一路推送到中央电视台，着实让我火了一把，给神头庙会增添几许靓丽的色彩。

我也沾着神头的灵气，趁着非遗热潮正盛，积极参与连续几届“山水神头”全国书画剪纸作品展，用剪刀刻画出神山秀水的千古神话一草一木。

秋回首，隔了几个冬夏，神头又以另一种崭新的姿态与我相见，画舫在500多亩的海中游荡，浮桥与天然喷泉交相辉映，碧波荡漾。游人在浮桥上仿佛行走在油画里，“塞上西湖”的美景名不虚传。

神头海的温润不在夏秋，在一年四季中轮回。它不仅养育神海一带的神泉子孙后代，另一种舶来生物在恒定的水温下存活繁衍，那便是虹鳟鱼。成立于2018年9月26日的朔州市桑之源养殖公司，因位于桑干河的源头，神头镇东神头村的独特地理位置，依托丰富的自然水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产业，承接特色渔业虹鳟鱼、金鳟鱼养殖。

在桑之源，我看到金色的金鳟鱼在池内自由翻腾，一条据说300斤重的鲟鱼跃入我眼中，成为桑之源的镇源之宝，而味美鲜嫩的虹鳟鱼则作为朔州一大特色进入各大酒店美食佳肴菜系。

如果说神头海是养育神头家人的宝藏，那么神头山便是护佑这一方生灵的靠山。旅游车沿着山路缓缓盘旋而上，山腰上三大王的巨幅浮雕映入我眼帘，拓跋公主一母生三胞胎，大大王的忠诚、二大王的睿智、三大王的仗义传颂千古。拓跋公主也成为神头的圣母，她的塑像静静地矗立在山后守护着她的后裔。

冬相聚，一见，再见，又见神头海，每一次了解随着那汩汩的泉眼多深入几分。前几年寒冬的一次送文化下乡活动中，我和杨晓兰老师一户户走访神头人家，体味村民的烟火冷暖，那是关于“清洁取暖”话题。神头海是清澈见底的，神头山是仙女栖息之地，岂容废气杂质排放，华朔能源管线深入家家户户，晋北山村固守几千年老祖宗传下来的灶台不复存在，烟熏火烤的味道淡了，暖气上升了，神头的天空和神头海一样清澈。雪花飘到冰清玉洁的湖面，湖心是暖的，冬泳的人们打开冰面缺口，热气蒸腾滚滚上升。据《马邑县志》记载，人们称之为古马邑八景。其中龙池夜月、桑干冬暖便在神头。

我的每一次笔墨都记载神头的一次变迁，神山神水，一条仿古街贯通东西，三三两两的村民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喜迎八方来客。

人一生中有无数次遇见，遇得多了便成了故人，我与神头情缘未了的无数次遇见，便把神头视作有缘的故乡。神头的小桥流水人家成为我梦中的塞上江南，我一次次回望那山那水，那片有信仰的土地，有我走过的脚印和笔墨留下的痕迹。望着那山路，浮桥上的人熙来攘去，愈来愈密集，而那美好从层层莲叶，圈圈潋滟展开放大与自然、世界同步。

秋月遐思

●石 琳

秋风洗尽了夏末的余温，秋的夜色显得清旷高远，岁月就这样无声轮转着，又是一轮皓月将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中秋佳节应该是一年四季中最富诗情、也最有人情味的节日。一轮高空明月承载了我内心对团圆的全部想象。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悲与喜、聚与散，都借着朦胧的月色悄悄铺展开来。每当秋意弥漫我的眼眸，我的思绪便穿过层层流年，飘落到故乡熟悉的小院，仿佛又一次看到母亲中秋前忙碌不停的身影。儿时的光阴似乎裹着一丝淡淡的月饼香味，穿过年年岁岁的冲刷，依旧香甜温热，在我的心底久久挥之不去。

记得父亲在世时，我们全家人的日子过得朴素安稳。小时候关于对中秋的记忆，温润如初，不曾被细碎的时光抹去颜色。那时候，家里总是缺钱，养育我们弟兄几个的重担压得父母没有一丝喘息懈怠的机会。那个年代中秋前，我们没有吃过买来的月饼，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手里捧着买来的月饼在街上嬉笑追逐，我的心底就会升起一丝羡慕与怅然。我们把对月饼的渴望都悄悄压在心底，从来不在父母面前流露出什么。父亲从小家境贫寒，生活面前练就出一双巧手，为了让我们在中秋前吃上和其他孩子一样的月饼，父亲打磨了一个自制的月饼模具，那个月饼模具中间印着一个方正的“福”字，这个模具装满了当年父亲沉默无言的爱。

小时候，中秋节快要到来的那段时光，让全家人的内心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先把适量胡麻油倒入盛着白面的盆中，加入温水把面和好后，她拿出来放到面板上揪成均匀的小面团，然后用手把小面团捏成厚点的面皮，再将调好的馅料包入面皮中。包好后揉成圆形按压进月饼木模，只见母亲用力朝着面板一磕，就看到一枚成型的月饼坯落了出来，不一会儿，面板上就放满了一排排的月饼坯子，这些坯子圆润可爱，像母亲柔和的笑脸，静静地摆在那里。我们兄妹几个围站在母亲旁边，安静地望着母亲制作月饼坯，每个人眼里都流露出一种对即将出炉的月饼的万分期待。

为了把月饼烤得香软可口，父亲用铁丝自制了一个圆形架子，稳稳地架到大铁锅里，母亲把成型的月饼坯挨个放上去，盖上厚重的锅盖，父亲用文火慢慢烘烤，只见灶下的柴火轻轻跳动，一股麦香混着果仁散发出淡淡的香甜，沁人心脾的味道顺着锅盖的缝隙溢了出来，飘散在整个小院的空气中，这股香甜的味道深深地停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也许就是母亲亲手制作月饼这个简单朴素的画面，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在后来长大的日子里，母亲当年默默为我们做月饼的模样，在我渐长的心灵里，形成一种无声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步入中年的我，渐渐学会了在风雨中独自坚强，在琐碎的日子里寻找微光。

时隔三十多年，我闭上眼睛，仿佛还能触摸到当年小院灶台旁的温度，我知道那种藏在烟火深处的温度是父母对我们从不言说的一种深爱！

今年的中秋夜，窗外的月亮渐渐升了起来，明亮的月光照亮了我早已被回忆打湿的双眼。自古月有阴晴圆缺，我瞬间明白了原来生活不需要事事强求圆满，也终于明白了以后的日子，我们终究要成为自己的靠山。

中秋节过后，我又回到了母亲守了半生的小院，小院里的一切是让我藏在岁月深处最治愈内心的温柔港湾。母亲一生勤勉，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着这方父亲遗留下来的院落。经她的巧手打理，如今小院四季葱茏，井然有序。院内两棵红枣树上挂满了绿里透红的大红枣，缀满枝头的红枣已经将枣树枝压弯。院墙东面的一棵梨树青黄相间，果实饱满丰润。水嫩的梨饮饱了秋露，正在酝酿着清甜的汁水。

半生风雨辗转，走过浮沉起落。我愈发懂得最让人念及的是回到母亲的小院，这里藏着我童年的旧忆，载着丰盈的骨肉亲情。只要小院还在，母爱尚存，我心底永远装着对故土最纯粹的深情。我要学会母亲用坚强扛起责任，我会带着对亲人的牵挂，好好地把握当下的时光。

五谷楼书话(二十九)

《夜光杯文粹》四卷本

文/图 陈永胜

“夜光杯”是《新民晚报》的综合性副刊，创刊于1946年5月1日，当时的报纸仅四个版面，“夜光杯”就占了两个版面。从此以后，夜光杯在新民晚报社一代代编辑的呵护下，当初的小苗苗成了如今的参天大树。为纪念“夜光杯”副刊出版70周年，1996年新民晚报社决定编辑《新民报——新民晚报史略》等丛书，《夜光杯文粹》(四卷)是其中的一种。

《新民晚报》是上海市委直接领导的面向广大市民的综合性报纸。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原名《新民报》。1937年7月1日成立南京新民报社股份有限公司。抗日战争胜利后，除重庆、成都两地继续各出版日、晚刊外，决定恢复南京社，创办上海、北平两社。1953年，报社改为“公私合营”，建立了新的编委会。1958年，《新民报》晚刊改名为《新民晚报》。1966年停刊。1982年1月1日，中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新民晚报》复刊。

经过三年时间的编辑，1999年8月，《夜光杯文粹》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此书曾经数次再版发行，深受海内外读者青睐。现将五谷楼所藏的《夜光杯文粹》作一介绍。

《夜光杯文粹》(1946—1966)，1999年8月第一版，2000年3月第三次印刷，大32开精装本，29印张，723千字，定价44元。本书由《新民晚报》资深编辑陈榕甫选编，书前有林放先生的代序《祝贺副刊的繁荣》。这是“文粹”的第一辑，全书分杂文、散文、小说、诗词、儿童文学、谐趣文学、笔记、回忆录、世纪人物、文史天地、文学创作、艺术生活、大陆行踪、海外见闻、科学小品和附录等17个板块，共收录不同体裁、不同题材的作品400多篇。



在杂文板块里，第一辑共选编了侏儒、沙、林放、草场、易火、于十一等人的作品60篇。在这些作者中，很多人是不知其名的。比如侏儒是何人，开篇就收了其人的《关于鹿地》《多疑症》等7篇杂文。在第7篇的文后，编者加的注释是：侏儒，即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剧作家、散文家、新闻工作者。又如沙是何人？原来沙就是大名鼎鼎的赵超构(1910—1992)，浙江瑞安人，历任《新民晚报》总主笔、总编辑、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笔名叫林放，曾经以此笔名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杂文。

在散文板块里，第一辑共选编了郭沫若、朱自清、叶圣陶、茹志鹃等名人作品52篇。其中，新凤霞的《孩子的事情》、秦怡的《我爱爬山》、华君武的《我的兴趣在变》、丰子恺的《耳目一新》、郑凤荣的《跳跳唱唱》等散文，虽说不是出自专业作家之手，但写得情真意切、行云流水。

《孩子的事情》是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1962年10月20日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散文，主要描述了她7岁的小女儿吴双学画画的情景。1962年的新凤霞正值戏剧事业的高峰期，压根儿也没有想当作家，这一篇也许是她最早写下的记叙文。然而，1975年的某一天，这位“评剧皇后”因身体原因永远告别了她心爱的舞台。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她身残志坚，拿起了手中的笔，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这一写不要紧，当时便惊动了大江南北的读者，惊动了香港的读者。到1998年去世，新凤霞写下了400多万字的文章，出版了20多部作品集。难怪人们说报纸副刊是培养作家的摇篮，新凤霞在出版回忆录前，她的作品都是在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报纸副刊上发表的。

如今的报纸副刊一般很少刊发小说。《新民晚报》却很注重短篇小说的刊发。1966年前的“夜光杯”即是如此，第一辑里共收小说18篇。大概是选编者的眼光独到，选编的虽然不是名人名家之作，但主题鲜明、可读性强是其最大的特色。

“回忆录”“世纪人物”和“文史天地”是《夜光杯文粹》的三个板块，共选编了袁鹰、许钦文、周启明、曹聚仁、程十发、梅兰芳、汪曾祺等人的作品60篇，大多数作品值得精读。如，1956年10月17日“夜光杯”刊发的《鲁迅的笑》，作者周启明是见过鲁迅的人，他说：“我曾见过写给鲁迅的画像，大都是严肃有余而和蔼不足。”进而说：“我对于美术全是门外汉，只觉得在鲁迅生前，陶元庆给他画过一张像，觉得很不差，鲁迅自己当时也很满意，仿佛是适中地表现出了鲁迅的精神。”这话说得极是中肯且对当年美术界的不良风气提出了批评与建议。

在“艺术生活”这一板块里，选编了25篇作品，大都来自金山、张瑞芳、荀慧生、傅抱石、刘海粟、沈尹默、林风眠等戏曲、电影、美术、书法界名人之手，给读者带来了不少的艺术享受。

在“附录”板块里，收录了吴祖光的《“夜光杯”五十周年感怀》、张林岚的《夜光常满酒一杯》和陈榕甫的《求杂求新 永葆青春》三篇文章，读后对早期的“夜光杯”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夜光杯文粹》的另外三辑分别是“1982—1986”“1987—1991”“1992—1998”三大卷，与第一辑相比，板块有所调整，有些板块里的文章是按照年份来编排的，如散文随笔板块下就分为1982—1986年5年的精品。另外一个特点是，紧跟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题材更加鲜活，文笔更加生动，忠实地记录了时代变迁，但又绝不生硬地图解政治。还有一个特点是这三本书的字数分别是850千字、857千字和925千字，定价分别是48元、48元和50元。均超越了第一辑20年的规模，也就是编者把重点放在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编辑方法是比较恰当的。

五谷楼所藏的这三辑《夜光杯文粹》，除去1982—1986年这辑是一版一印外，其余两辑皆为一版二印本。其实，二印本和一印本相隔的时间仅仅为两个月，热销度堪比当年的《废都》《白鹿原》，“夜光杯”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就可见一斑了。

总体来说，《夜光杯文粹》这套书，是实实在在的好书，它是《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的精品之作，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来阅读。

两套隐喻共织一张思理之网

——读王立世的诗《想开了》

●陈明火

现代短诗的高级质感，往往在于以生活化的隐喻拆解人性与生命的本质。

当代诗人王立世的《想开了》，是一首有“高级质感”的哲理短诗：“想开了，想开了/我就是水/喜欢往低处流/我没有力气流成瀑布/就慢慢渗入地下/在黑暗中滋润万物/也懒得去想/天上那些浮云//想开了，想开了/我就是泥巴/与庄稼最亲/不喜登大雅之堂/也不想与贵金属套近乎/干旱严重时/就变成飞扬的尘土/除了雨，我别无它求”。

他取用“水”“泥巴”两个接地气的自然比喻，搭建了两套完整的隐喻系列：一是以“水”为核心隐喻，衍生瀑布、地下、万物、浮云一组子意象；二是以“泥巴”为核心隐喻，牵引庄稼、大雅之堂、贵金属、尘土、雨一组子意象。

两套隐喻序列的平行铺展，内部各自完成“想开了，想开了”的辨析，彼此呼应、相互补证，共同织就一张通透质朴的人生思理之网，道尽普通人去除浮躁、回归本真、甘于平凡、坚守本心的生命智慧与存在价值。

“水”之隐喻系列——“水”，退守低处，于静默中沉淀自我生命的初心。

王立世依托第一套隐喻系列——水的意象链，重构了一种低处、静默、隐忍、利他的全新水隐喻，为“想开了”的人生状态写下了第一层注解。

他除了以反复句式“想开了，想开了”呼应诗题、直抒胸臆外，还让增强语言的韵律感和节奏感的叠词弱化了个体情绪的张扬，多了几分释然与通透，奠定全诗平和淡然的情感基调。随后，“我就是水，喜欢往低处流”，直击主旨，打破了世人争高争先的世俗执念。

“我没有力气流成瀑布，就慢慢渗入地下”，一句极为朴素的自白，藏着水隐喻系列里一组对立参照意象与“我”最动人的自我接纳。“万物”，是这套序列里水的价值落点；“浮云”，则是它主动舍弃的虚妄幻象。地下是无人看得见的黑暗角落，没有高光、没有赞誉、没有世人追捧的光鲜，而化作地下水的“我”，甘于沉寂、甘于无名，在无人知晓的某一个角落默默立世，奉献自我却不求回报。同时，“我”以“天上浮云”喻指世间虚名、浮华、功利与虚妄的追求，“懒得去想”四字直白质朴，尽显个体通透豁达的心境。

较之诸多诗作聚焦水的外在声势，王立世深挖水的内在品性，让水意象从“景观之美”上升到“人格之美”。至此，整套水隐喻系列也就完成了“我/水”的彼此照应，让我们悟觉到“想开了，想开了”，便是接纳平凡、退守本心，于无人之处坚守善意，于静默之中远离浮华。

“泥巴”之隐喻系列——扎根人间烟火，于纯粹中坚守自我生命的本真。

第一套“水”的隐喻系列，侧重精神的退守与利他；第二套“泥巴”的隐喻系列，聚焦生命的扎根与纯粹。两套隐喻系列一柔一实、一隐一显，构成了互补的思理体系。

“想开了，想开了/我就是泥巴/与庄稼最亲”，再次以营造意境、烘托情感的叠词形式，与第一节形成结构呼应，让全诗节奏规整、气韵贯通。

“与庄稼最亲”，定义了泥巴的生命属性。在诗人的乡土世界里，庄稼是人间温饱的本源，是最朴素的民生烟火。泥巴与庄稼，是平凡人与生活本身的彼此呼应；“想开了，想开了”的人生，是“我”告别虚无的追逐、扎根真实的生活、拥抱朴素的人生。

“不喜登大雅之堂，也不想与贵金属套近乎”，两句直白的剖白，打开世俗的功利枷锁，彰显纯粹的人生取舍：“大雅之堂”，象征世俗的高位、体面的身份、光鲜的圈层；“贵金属”，象征财富、名利、浮华的物质追求。世人终其一生，大都执念做耀眼的“珍珠”、攀附高端圈层、追逐名利富贵，在攀比与攀附中疲惫不堪，时时陷入“被埋没的痛苦”。而化作泥巴的“我”，主动拒绝圈层的附庸、名利的捆绑，不慕虚荣、不逐富贵、不屑攀附，主动放下“珍珠”式的高傲，坚守自我的纯粹与独立。诗人的这份“不想”不是无能为力的妥协，而是自我通透之后的主动舍弃，是“想开了”最核心的精神底色。

诗尾的转折，更是难能可贵的点睛之笔。诗人在不经意之间拓展这套泥巴隐喻系列的边界，让富有隐深的泥巴有了从容自洽的生命韧性。“干旱严重时/就变成飞扬的尘土/除了雨，我别无它求”。尘土、雨，是这套泥巴隐喻系列的逆境形态与精神祈盼。泥巴平日静默滋养庄稼、守护大地，从不张扬、从不索取；唯有遭遇干旱、生命陷入困境之时，也只是化作尘土随风飞扬，依旧坦荡洒脱。而它唯一的期盼只有雨，因这雨是生机、是滋养、是自然的馈赠，无关人情功利、无关世俗浮华。平凡却不卑微，朴素却有风骨，甘于奉献、甘于平淡，无所贪念、随性坦然。可以说，无论是顺境逆境，“我”始终坚守本真、随心而行，这便是第二套隐喻系列诠释的人生真谛，也让当代泥巴抒写拥有了区别于经典诗作的独特质感。

感怀

●张万金

沐浴春风情愈绵，沾濡甘露润心田。
而今衰鬓染霜雪，本色如初永向前。

随吟

●雷建军

黄河之水天上来，滚浪白花日夜开。
大地逢霖萌绿色，丰田含笑醉情怀。

即景

●杨泽润

门前玉米堆成岗，灿烂金黄尺把长。
过路行人无不赞，人勤地沃政策帮。

赏菊

●张玲慧

重阳心踏浪，菊韵花间赏。
且把小激情，留存诗画酿。

诵读有感

●于月珍

鹤发青衿聚一堂，菊开时节咏重阳。
诗情疏宕红笺暖，逸兴遄飞墨韵扬。
慈孝相延承世泽，仁风广被润桑乡。
云城自古多才杰，霞绮满天文脉长。

咏花

●李 富

春来花满树，秋尽万枝空。
雁去云痕淡，风来叶影重。
篱边留晚色，檐下待归鸿。
莫叹韶华逝，寒梅又吐红。

故乡的泉水

●李成斌

一湾清流映长天，
我家就在神头泉水边。

少年时光多欢颜，
泉水里伙伴们打闹水花溅。

青蛙肥，香草甜，
水底捕鱼睁大眼。

盛夏太阳如火炼，
喷泉底下淋半天。

数九池畔洗衣衫，
腾腾热气真温暖。

大伯牵牛饮神泉，
夕阳依依羊儿欢。

姑娘泉池洗黑辫，
水中倒影闪笑靥。

水长流，人长恋，
就算在他乡根也难割断。

回想青春多少遍，
梦中依然常把故乡还。

桑干河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